

马克思主义 历史考证大辞典

第一卷

〔德〕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 主编

俞可平 等编译



从国家的消亡
至先锋队



SINCE 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北京大学“双一流”重点建设项目

800 余位学者为本辞典的编写做出贡献

马克思主义历史考证大辞典

第一卷

[德] 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 主编

俞可平 等编译

从国家的消亡至先锋队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8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克思主义历史考证大辞典. 第1卷 / (德) 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主编; 俞可平等编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8

ISBN 978-7-100-16024-7

I. ①马… II. ①沃… ②俞… III. ①马克思主义—词典 IV. ①A81-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060976号

权利保留, 侵权必究。

马克思主义历史考证大辞典

第一卷

(德) 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 主编

俞可平 等编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6024-7

2018年5月第1版

开本 710×1000 1/16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张 47

定价: 286.00元

Herausgegeben von
Wolfgang Fritz Haug

Historisch-kritisches Wörterbuch des Marxismus
Bd. 1: Abbau des Staates bis Avantgarde

©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8

The copyright of the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is granted by InkriT.

Colombe aux quatre profils entrelacés, 1951.

Pablo Picasso © Succession Picasso 2018

编委会名单

总顾问：

郝 平 北京大学党委书记

林建华 北京大学校长

顾 问：

于鸿君 北京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

王 博 北京大学副校长

主 编：

俞可平 北京大学讲席教授、政府管理学院院长

编委会主任：

杨 河 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编委会成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于殿利 商务印书馆总经理

丰子义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文东茅 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副主任、教育学院教授

朱良志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仰海峰 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教授

宇文利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关海庭 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副主任、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杨 河 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汪建成 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副主任、法学院教授

沈红文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译审

张文红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
张异宾 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哲学系教授
张志刚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陈小文 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
赵家祥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赵敦华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段忠桥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俞可平 北京大学讲席教授、政府管理学院院长
聂锦芳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顾海良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编辑部：

主任：倪宇洁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助理、副编审
副主任：佟 萌 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办公室主任

总 序

马克思主义是迄今对人类历史进程影响最大的思想体系和知识体系之一，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改变了人类的政治发展进程，而且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兴起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人类社会政治思想和哲学社会科学的图谱。马克思主义在 19 世纪中叶诞生后，既有众多的支持者，也有大量的反对者。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如果要有足够的知识力量，就必须认真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文献。对于当代的学者来说，研究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基础文献，首先是 MEGA (*Marx-Engels Gesamtausgabe*)，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其次便是 HKWM (*Historisch-kritisches Wörterbuch des Marxismus*)，即《马克思主义历史考证大辞典》。正如蒙蒂·琼斯顿 (Monty Johnstone) 所说：MEGA 和 HKWM 互为补充^①。《马克思主义历史考证大辞典》不是一般的百科全书，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马克思主义理论重要概念的深度阐释，不仅凝聚了众多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心血，也反映了国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进展，是迄今最重要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基础研究成果之一。

1983 年，为纪念马克思逝世 100 周年，W. F. 豪格夫妇 (Wolfgang Fritz Haug 和 Frigga Haug)、P. 耶勒 (Peter Jehle) 和 W. 考特勒夫 (Wolfgang Kuttler) 等 4 位德国学者在编译 G. 拉比卡 (Georges Labica) 主编的法文版《马克思主义考证辞典》(*Dictionnaire critique de marxisme*) 的基础上，发起编辑了德文版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考证大辞典》(以下简称《大辞典》)。这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编纂时间最长，也最具权威性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辞典。《大辞典》原计划撰写 1200 个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关键概念，后来逐渐增扩至 1500 个，卷次也从原计划的 12 卷扩至 15 卷，而且

^① 蒙蒂·琼斯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考证大辞典〉互为补充》(“HKWM and MEGA Complement Each Other”)，《MEGA 研究》(*MEGA-Studien*)，1995 年第 2 期。

从第6卷开始，每卷均分为上下两册。这样，整个《大辞典》的规模实际上将达到15卷25册。截至2018年5月，已经出版德文版共9卷13册。另有6卷共12册尚未出版。

《大辞典》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础文献，也是百科全书式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体系。除了规模大和时间长的特点外，《大辞典》还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征：第一，跨学科性。《大辞典》所选录的1500多个关键概念，几乎横跨哲学社会科学的所有重要学科：哲学、文学、史学、美学、法学、神学、伦理学、语言学、修辞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新闻学、军事学，等等。相应地，这些关键概念的作者也分别来自上述哲学社会科学的不同领域，他们从不同的视角为我们提供了对人类社会和世界历史的不同观察。第二，国际性。尽管《大辞典》的原文是德文，但它从一开始就是一项国际性的研究和出版计划。“迄今，它已经成为一个包括800多位来自世界各地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参与的国际性项目。”^①不仅有发达国家的作者，也有发展中国家的作者；不仅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也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为了突出其国际性，编者还在《大辞典》的每个德文词条上分别注上英文、法文、俄文、西班牙文的译名，甚至还包括中文译名。《大辞典》每出版一卷，就会有一些重要条目在英文版的国际性学术刊物《历史唯物主义研究》(*Historical Materialism*)上发表。第三，批判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特征之一，就是其批判性。《大辞典》很好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这一特征，将批判性作为贯穿于整个辞典的一条主线，并体现于《大辞典》的书名之中^②。正如欧洲劳工研究所的乔恩·詹森(Jorn Janssen)在书评中所说，“《大辞典》旨在提供一种批判资本主义的工具”^③。这里的“批判性”，主要是指理性的审视和独立的评判：既不屈服于权力的淫威，也不屈服于世俗的利益，而是秉承客观的和科学的精神，对当代世界和人类历史的重大问题做出独立的分析与判断。鉴于这种批判精神，丹麦的著名社会学家G.索邦(Göran Therborn)赞赏说：《大辞典》是复兴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百科全书”，是知

① 参见P.托马斯(Peter Thomas)：《〈马克思主义历史考证大辞典〉介绍》(“Editorial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ical-Critical Dictionary of Marxism*”)，《历史唯物主义研究》(*Historical Materialism*)，第13卷第235页。

② 《马克思主义历史考证大辞典》的德文原文是Historisch-kritisches Wörterbuch des Marxismus，其中的kritisches译成中文本来就有“批判的”意思，但此处的“批判”不含有中文语境中的政治意义。

③ 乔恩·詹森：《〈马克思主义历史考证大辞典〉书评》，《资本与阶级》(*Capital and Class*)，2016年2月15日。

识分子“拒绝屈服的唯一榜样”^①。

以豪格教授为主要负责人的《大辞典》核心编纂团队，是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学术群体，他们的奉献和敬业精神，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榜样，也是所有严肃学者的榜样。《大辞典》的编纂计划始于1983年，那时“两德”尚未统一，豪格先生这个核心团队主要来自西德的柏林自由大学。这是一群独立的学者，他们既不是东德的“国家马克思主义学者”，东德政府不可能支持他们；他们也不是西方自由主义的主流学者，西德政府也不支持他们，连德国的科学基金会（die 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也“拒绝资助这部辞典”^②。他们把编撰《大辞典》当作自己终生的事业，依靠社会捐助和自我奉献，坚忍不拔地开展工作。在过去35年中，他们锲而不舍，前赴后继，努力推动着一卷又一卷《大辞典》的出版。尽管困难比想象的更大，进度比计划的更慢，但他们丝毫不减严肃认真的学术精神。《大辞典》第一卷的编撰出版，居然用了整整10年的时间，从1983年开始，到1994年才得以面世。其间有些作者已经离开了人世，至少有7位作者“已不能亲历本辞典第一卷的出版”^③。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值得所有学者学习。

正是豪格先生这个核心团队的这种高尚的学术精神感动了我，促使我承担起《马克思主义历史考证大辞典》中文版的协调工作。我从中共中央编译局回到北京大学后，研究重心转向政治哲学和中国政治思想史，本来已经没有任何计划再从事其他领域的研究。2017年10月，经德国友人推荐，豪格先生与我在柏林自由大学初次见面，他表达了出版《大辞典》中文版的热切愿望。回国后我专门向学校进行汇报，得到了学校的大力支持。郝平书记、林建华校长担任《大辞典》中文版总顾问，于鸿君常务副书记、王博副校长任顾问，学校委托社会科学学部组建了《大辞典》中文版编辑委员会，杨河教授兼任主任。

尽管据说全国有500多家马克思主义学院或研究机构，6万—7万名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的专业人员，但懂得德语并熟悉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高水平专家却凤毛麟角。我们通过各种途径，公开向全国发出招聘高水平译者的邀请，

① G. 索邦：《从马克思到后马克思主义》（*From Marxism to Post-Marxism*），维索出版社（Verso）2008年版，第174页。

② 沃尔夫冈·豪格等主编：《马克思主义历史考证大辞典》第一卷，德文版“前言”，第6页；见本书“前言”第7页。

③ 同上书，德文版“前言”第5页；见本书“前言”第6页。

最终有近 30 名学者加入到《大辞典》中文版的翻译队伍中。正是通过他们的努力，才使这部高深而浩繁的德文版《马克思主义历史考证大辞典》得以陆续呈献给中文读者。《大辞典》的德文版是一个艰巨的系统工作，其中文版也同样如是。幸赖北京大学、中共中央编译局和商务印书馆的领导和同仁的全力支持和通力合作，《大辞典》的中文版才能顺利编译出版。作为《大辞典》中文版的主编，我对所有提供过帮助的专家学者、各界朋友和编辑部同仁表示衷心的感谢。

俞可平

2018 年 3 月 11 日

德文版主编序

九曲桥

恶鬼只知道直行，
就像意识形态家的

邪灵

在百花盛开的园中难寻我的踪迹。

福尔克·布劳恩（Volker Braun）

1988年于上海九曲桥

加拿大哲学家联合会（Canadian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原主席弗兰克·坎宁安（Frank Cunningham）1994年曾称这卷书的德文原版“具有世界历史的（world-historic）意义”。四分之一世纪后，北京大学用以纪念卡尔·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中译本为他的评价更增分量。现在，这部诞生于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剧变的历史时刻的著作译成了中文，中文不仅是地球上人口最多的民族的语言，也是一个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在短短数十年间实现引人瞩目的崛起、成为世界经济最活跃中心的国家的语言。在危机四伏的天空下，人类的前途已和这个大国的前途交汇在一起。

《马克思主义历史考证大辞典》是对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补充，而后者本身就具有世界文化的意义，因为它将数千年历史的中国文化和欧洲文明世界朝向解放、朝向革命的一面联结了起来。马克思不仅为人类留下迄今从未过时的资本主义理论，在实践上、组织上为奠定现代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做出决定性贡献，而且这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对压迫、剥削和阶级统治的批判，已经成为他所在的文明世界通往未来团结统一而且社会化的人类世界的钥匙。

人们常说，马克思历久弥新的现实性的秘密就隐藏在他的方法（Methode）之中。但是对于马克思（以及他之前的黑格尔）来说，除了“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

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资本论》第一卷，MEW 23，第 28 页）的一般法则之外，并不存在独立于待分析的现实的性质而抽象地自成一体的方法。回溯“方法”这个词的希腊词源有助于我们理解它，它的字面意思是“朝向……的路”。每处的地形和最终的目的决定了路的不同，篇首所引的诗人以九曲桥为喻，讲的就是这个意思。恩格斯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MEW 13，第 475 页）历史上成群的活动家一次又一次走上歧路，但这并不全然是坏事：走不通的路会给人教益。现在到了转变（Wendungen）的时候，而转变也正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诗人哲学家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1898—1956 年）以虚拟的中国为背景、充满辩证教诲的小书《墨翟：转变之书》（*Me-ti-Buch der Wendungen*）的主题。

阐明这些转变及其背后理论上、现实政治中的马克思主义各流派的经验和分歧，是这部对概念加以历史考证（kritisch。该词兼有“批判”和“考证”的含义。——译者）的辞典肩负的主要任务。这个意义上的批判（kritik）并不来自外部，反而是站在被批判者的立场上，它面向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蓝图和历史，应当是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1892—1940 年）所说的“拯救性批判”（rettende Kritik）。这个概念似乎是悖谬的，拯救和批判如何相容呢？拯救让人想到辩护，批判则让人想到判决。拯救性批判兼采二者，但它真正关键的要义则在于：从以往的瓦砾中拣取有生命力的成分，传递给子孙后代。行动和理论研讨中包含的经验是有益于现实生活的，这些经验构成了针对改变社会的实践的理论。同时，拯救性批判粉碎了妨碍这些经验现实化的种种成见积习。因为马克思针对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论断，也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一件未成品（work in progress）。对一项正在向前迈进的事业来说，错误从来不是全然消极的，如果错误得到理解和具体地批判，就会是有益于现实生活的。即便失败也是如此，布莱希特 1929 年说过，有些时候“需要的不是胜利，而是 / 赢得失败”。（GA 14，第 38—39 页）

因此这部《马克思主义历史考证大辞典》不会满足于做以往历史的档案。即便是马克思，无论他有多么根基性的意义，本辞典也必须用马克思来超越马克思。马克思主义作为一场运动，每个时期都要在变化无常的地区和国际条件下完成上述任务，还会在变化了的形势下不断重新完成。我们地球上的居民通过和自然的物质变换、彼此之间的社会物质变换，生产和再生产着我们的生命和生命条件，并建立了种种关系，问题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有可能从这些关系中激发出团结统一的社

会关系？这个革命之问，可以称作马克思主义的源代码，它比任何体系化了的马克思主义都更有意义。只要马克思主义能够干预关乎社会解放运动的所有问题，比如今天女性主义提出的性别关系问题和生态主义提出的人与自然关系问题，它就会永葆活力。

为了解决这个任务，本辞典将马克思相关的问题作为探针射向历史、当代和正在浮现的未来，几乎伸向了人类世界的所有领域。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阶级社会等事物为我们留下思想素材，我们通过承续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继续对它们进行加工，如果没有这些思想素材，就无法批判地站在团结统一的立场上，从综合历史经验和科学认识的高度，全面地把握最根本的问题。我们用马克思的探针所射入的当代世界，是一个数码革命的世界、战争阴云笼罩的世界，其中充满了惊人的对立和矛盾，遍及全球的解放运动和武力镇压相交织，所有这一切背后还悄然发生着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所导致的“资本世”（Kapitalozän）的地球史变动，也就是步步逼近的“气候灾难”。

如果这支探针在它的探索之旅中，不仅就所谓早已测量清楚、研究透彻的历史关节点，而且就日常的生活现象，都能不断传回新的图景，那将是我们莫大的慰藉。翻开本辞典会遇到不少惊喜，无论是没有意料到会出现在马克思主义辞典里的概念，还是被认为已研究透彻的耳熟能详的题目，都会“打开一个全新世界的窗口”（罗莎·卢森堡，GW 1/II，第364页）。

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Wolfgang Fritz Haug）

2018年3月

曹旻译

前 言

I

根据计划对现有的资料进行翻译、修订和补充，从而编译出一册全新的辞典，这并非前所未有的尝试。关于启蒙运动最著名的参考书——狄德罗（Diderot）的《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就源自一个翻译项目；约阿希姆·里特尔（Joachim Ritter）主编的《哲学历史词典》（*Historisches 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e*）则是源于一个修订计划。《马克思主义历史考证大辞典》（*Historisch-kritisches Wörterbuch des Marxismus*）源于一个译本的增补本计划。1983年德文版《马克思主义考证辞典》（*Kritisches Wörterbuch des Marxismus*）的“前言”中就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它们的作用在于在原辞典法国学术烙印的基础上加上其他烙印，尤其是德国学术的烙印。当时，所有与马克思思想相关的学派的专家都被邀请来参加辞典的编写工作。在“两德”时期的德国，这个项目因教条主义的排斥及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联合政府对接触的恐惧而受到限制，它自身不得不国际化并尝试尽可能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三大洲的学者进行合作。不久之后，由于外部原因，即该项目在规模上已经达到原辞典译本的好几倍，作为原辞典译本之增补本的形式就被打破了。

同时，该项目拥有新的开端也有其内在原因。一种新型的难题（*Problematik*）以广义上的危机领域和批判领域交织的形式出现了。“增长的边界”、新的社会运动所关注的其他生存问题、对高科技生产方式的运用都导致了问题的逐步转移。苏联的改革和苏联最后的解体、1917年十月革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东西方反法西斯同盟取得的胜利所形成的世界秩序的终结，这些都促成了一次“认识论的转折”并对辞典项目向全新方向发展产生了一次历史化的推动。

正如就学术角度而言，《哲学历史辞典》树立了一个如此难以企及的榜样，同样值得思考的是将这两部辞典的知识范围并列起来加以比较而取得的这个经验：不仅两者几乎没有交叉，而且《马克思主义历史考证大辞典》好像是在对着兴趣索然、

无精打采的沉默发声，这种沉默表明了《哲学历史辞典》的话语的资产阶级特征，正如打破资产阶级的沉默构成了编写马克思主义辞典的必要性一样。

II 在共产主义事业遇到曲折之后对它进行历史考证，站在时代精神的立场上看，至多是出于考古学的兴趣，仿佛“西方马克思主义”和知识分子群体中形形色色的科学的、文化的马克思主义都不存在似的。但是，即使“马克思主义”看似真的遇到了曲折，它依然是我们历史的一部分。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挑战及其引起的多种多样的对抗性的反应，我们无法想象 20 世纪的科学、文化和政治会如何发展。

关于共产主义已死亡的谣言被仓促地传播。但是，只要这一事业已经着手解答的生存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或者没有失去意义，那么这项尚未完成的事业就不会死亡。马克思主义思想并非与世隔绝的、宗派主义的现象。不管过去还是现在，这一思想总因其在实践中以及理论上对人类的社会化和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对对抗和危机的关注而产生并一直存续下去。这些问题关乎所有人。但它们并没有得到解决，而且，作为人类在“地球号宇宙飞船”上生存繁衍的问题，这些问题的难解性日益明确地被人们意识到，尽管我们尚不明确它们的涉及面有多广。

约阿希姆·里特尔在由他编写的词典的第一卷的“前言”中写道：“我们不能事先断言一个新的综合体的形态如何以及它是否能发挥作用。”这句话也适用于即将进入 21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在这一基础上，我们也不能预测哪些具体的要素会在何种联结形式中被重新采用。

这些包含着内部分歧、充斥着种种对抗的知识带着它的洞见和盲点、它的自以为是与经验、它的受到反驳的观点和尚未完全挖掘出来的潜质，成为这部历史考证辞典一望无际的宏大资料库。不言而喻，这些知识无法被巨细无遗地，而总是只能以基于某一有限观点的按语的形式被展现出来。一刀切式的区分也没有意义，因为它与各种欧洲传统相关联，同时它与“资产阶级”知识之间的通道显然也是存在的，尽管这个通道经常被马克思主义知识和资产阶级知识两方面悄悄地过滤掉了。思维方式和概念工具的展示以及思考途径的描绘可以使各方之间的联系浮出水面，并且展现出揭示各种关联的可能性。

二

当今的历史局势对于编写《马克思主义历史考证大辞典》既是有利的，也是不

利的。有利的是，国家马克思主义（staatsmarxistisch）对相关历史思考的审查已经放开。档案已经公开，理论无人控制。不利的是“胜利者”对历史的非历史的理解，在很多方面这等同于抹去社会记忆。社会主义运动遭遇曲折的现状为本辞典标题中的概念“历史考证”增添了浓重的现实意义：一方面在于对历史经验的批判的（和自我批判的）分析利用，另一方面在于对大量思想资料的学术考察、发现和考证式的钻研。对错综复杂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图书馆”进行历史考证可以使我们获得有益的清醒。通过钻研而保持的记忆能够使我们摆脱盲目重复的束缚。

III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挫折首先留给人们的是对于积淀下来的历史的记忆。这一处境使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努力与面对负面信息的痛楚都以冷酷的批判形式表现出来，以争取生存之条件。只有这样，才能将具有启蒙意义的知识和有关社会的想象等人类财富成功地拯救出来。只有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所说的拯救性批判（*rettende Kritik*）才能如同挪亚方舟般将这些财富载向另一个时代。

这种形式的批判并不甘于对被批判事物采取缄默态度。它更多的是进入到历史经验中去。它通过自身关心这些历史经验，从而接纳这些历史经验。它并不认为自己总是有理，但它要打破由沉闷的缄默和毫无远见的胜利喜悦构成的混沌状态。

使被批判的事物获得历史的公正对待的必要尝试并不会每次都获得成功。但是，仍然要进行这样的尝试。失败后获得的所谓更好的知识并不一定就是更好的认知。这常常只不过是无法改变的状态的另一种表现。在作为国家制度的社会主义遭遇曲折之后简单地换边站，不过是一种对负责任的探究的逃避从而进入忘却记忆的状态。

没有社会记忆就没有经验可谈。在“历史断裂”（Geschichtsbruch）（彼得·格洛茨 [Peter Glotz]）的时代，一部历史考证大辞典的意义就在于作为记忆机器去传播思想经验。这些思想经验来自于历史考证的“引用”——不仅是对辉煌成就的引用，也是那种对展现某些热衷于权力的思想所包含的理论空洞的引用。

三

《马克思主义历史考证大辞典》在侧重于对实践的考证和对经验的传播之外，也着重强调语文学。各个词条都有谨慎的引用，并标明了出处，以供查阅者继续自主研究，并为大家在错综复杂的文献资料中指引方向。此外，它也提示大家哪些作品值得重新阅读，以避免神化历史。因概念在运用和内涵方面的多样性，概念发展史

IV

能够对错误的确信和看似严丝合缝的思想大楼产生颠覆性的影响。

一部概念型词典的结构恰好与以上这一思路对接：该思路指向的不是形成固定的世界观，而是导向开放的“工作场所”。百科全书的出发点在于囊括如链环般相互交错关联的知识圈，而词典则拿着锤子在思考——它把思想圈敲碎成单个概念。涵盖整体性别的意义是不存在的。假想的这种意义的支配应该让位于对诠释学的整体性的解构。对“哲学语法”（philosophische Grammatik）进行理论加工能够有助于将马克思主义知识引入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启蒙的、新的现代性中；在这种现代性中，主体统一的神话和意义统一的神话都已破灭；正因为如此，社会批判理论的工程可以在实践视角下重新开始研究这一现代性。

四

本辞典编辑了 1200 多个对马克思主义及其不同的理论和实践路线以及社会解放运动具有重大意义的概念。开篇首先是一些理论性或政治策略性的概念，它们在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与他们紧密相连的路线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本辞典还收入了一些并不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或者甚至马克思主义传统所熟识的概念，或者至少它们还没有成为这些传统的组成部分：如果这些概念表达了新型的历史难题或知识要求，或者它们促使马克思主义中那些至今被忽视的方面受到重视，那么，这样做就是恰当的。

众多词目源于当代政治理论词汇，而且从未在类似的词典中被提及过。它们往往是新造词，反映出这个时代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全球性危机时代尚未解决的问题：向跨国资本主义的高科技生产方式过渡的问题，因结构性的无能而不能参与这一过渡所导致的苏联的社会形态遭受挫折的问题，世界资本主义中显现出不再被“东西矛盾”盖住的“南北冲突”问题。新的社会运动——特别是妇女运动和生态运动——也一同创造了新的词汇。

如果词汇并非新创，那么，在对其所做的解读以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为出发点时，这种解读就是新的。

历史事件、地理名称和机构名称都未收入——除非它们演变为集中反映策略问题和相关反思的概念。在词目层面，人名仅以由它们发展而成的思潮或学派的名称的形式出现。